

THE PORCELAIN GO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OILET

厕神

厕所的文明史

[美] 朱莉·霍兰 著

许世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PORCELAIN GO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OILET

厕神

厕所的文明史

[美] 朱莉·霍兰 著
许世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厕神：厕所的文明史 / (美) 霍兰 (Horan, J. L.) 著；

许世鹏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书名原文：The Porcelain God

ISBN 7-208-05888-1

I. 厕... II. ①霍...②许... III. 公共厕所 - 文化史 - 世界 IV. K89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7103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邵艳美



世纪文景

厕神：厕所的文明史

[美] 朱莉·霍兰 著

许世鹏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1

字 数 154,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888-1/K · 1152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①

1. 文明的发端

③

2. 中世纪：兰斯洛特爵士的便桶

⑩

3. 现代之前的欧洲：邈邈的起床号（1500—1700年）

③⑦

4. 启蒙时代：公共厕所（1700—1800年）

⑤⑥

5. 维多利亚时代：体面而正经的便壶（1800—1920年）

⑥⑦

6. 20世纪：千姿百态的便器（1920年至今）

⑨①

7. 世界各地千奇百怪的卫生习俗

⑩⑥



目 录

CONTENTS

8. 讳称与别名

117

9. 关于手纸

120

10. 东方及其他地域的厕所揭密

128

11. 战地厕所

142

12. 最后的乐章：厕所轶事

150

参考书目

170

致谢

178



引言

马桶象征着生命之所。查理五世（Charles V），后来欧洲广袤领土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1500年在马桶上开始了人生旅程，其母在如厕时生下了他。猫王埃尔维斯（Elvis）则死于马桶之上，这说明马桶也成了（某些人的）死亡之所。尽管数百年来马桶及其始祖一直满足着人类的需要，但大多数人对其历史知之甚少。谁发明了第一个冲水马桶？不，不是托马斯·克拉普尔（Thomas Crapper）。发明马桶之前人们用什么来处理粪便？为什么马桶被誉为宝座？

我希望能在下文中解答上述问题。但在开始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下本书的资料来源，以免个别读者觉得书中某些史实对所提及的许多文化有冒犯之嫌。通过查阅公告、日记和粪石学著作，我收集到大量稀奇古怪的故事。本书的不少素材取自大探险时期和大英帝国时代的西方旅行者，他们寻访新大陆、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其叙述的准确性因人而异。其中有一些听起来有些不合情理。然而，不少记录已被证实。本书并非想冒犯任何人，而只是展示便桶的历史及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风俗习惯。

现在我们来一窥书中内容。起初人们都在远离家门的地方进行排

泄。随着人类在智力和社会化方面不断向前推进，卫生制度也取得了缓慢而细微的进展。某些文明使用的厕所比其他文明先进得多。还有一些文明则表明，在保持卫生方面，人类同动物相差无几。过去，人们处理粪便的基本做法就是将其收集到罐中、扔出窗外。这样处理的后果不难想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洞察力而又相当滑稽的人类发展视角。卫生习惯近年来的演变和马桶的进化都源自国家对各种流行病作出的集体反应。19世纪中叶盛行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霍乱，极大地推动了马桶事业的发展，也使大众接受度大为飙升。

历史学家通常将目光集中在地位显赫的绅士和贵妇们身上。对马桶发展史的回顾可能会抹煞社会等级制度。毕竟，每个人都必须扯下裤子或拉起裙摆大小便。惟一的区别就是所用器具不同。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拥有一个黑天鹅绒表面、镶着 2000 颗金钉的马桶座圈。“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认为“去洗手间”而中止一段对话很不合时宜。令来访者惊恐的是，路易会坐在夜壶上接见他们。从发现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印度河流域的“马桶”雏形开始，到 20 世纪日本的高技术马桶，对马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饶有趣味的生活观。



文明的发端

马桶爱好者们认为，文明并非源自文字的发明，而是第一个马桶。废物处理使人们不再到处游走躲避自己的粪便，从而最终定居下来。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遗址有最原始的粪坑和污水处理系统，这表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世界已经开始了。早在公元前 3300 年，在哈布巴卡柏（Habuba Kabir），现属塞尔维亚的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人们就用管道输送污水。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居民用污水“冲洗”厕所，然后排入砖砌的粪坑中。埃及人、希腊人，以及砖石建筑大师——罗马人，都制造了他们那个时代精密复杂的卫生系统。

美索不达米亚

一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都被誉为“文明的摇篮”，因为复杂的社会制度最早出现于此。但美索不达米亚也应该被赋予另一个称号：“卫生之所”。该地居民是最先着手处理人体排泄物卫生问题的人群之一。

公元前3世纪时，美索不达米亚的闪族人统治着位于底格里斯河（Tig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之间的区域。其统治者，以“国王中的国王”（the King of Kings）著称的萨尔贡一世（Sargon I），以征服外邦为乐。萨尔贡最为卓著的功绩莫过于在自己的宫殿里建造了6个厕所，从而竖立了清洁的典范。他的厕所在粪坑上提供了坐的地方，这对要求使用者摇摇晃晃地蹲伏其上的土制便壶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早期的便桶座圈状似一个巨大的马蹄，非常切合人的臀部。尽管书籍早就问世，坐式厕所也得以发明，直到几个世纪以后，随着报纸的出现，人们的如厕体验才算完整。

印度河流域

印度的文明史同美索不达米亚颇为相像。公元前3世纪哈拉帕人（Harappan）在现为巴基斯坦的一个地区安顿下来，建成了一个相当先进的社会。摩亨朱达罗（Mohenjo-Daro）发掘出的一个哈拉帕人村落显示了一个砖砌的类现代城市的雏形，其砖石已坚固到足以用来建造两层建筑物。很多人家与浸入地下的街道排水管相连。如厕、洗澡后，污水排入那些相互连通的管道中。为了阻隔污水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哈拉帕人将街道排水沟掩盖起来。考虑到如今世上不少现代城市仍在使用敞开的污水沟，哈拉帕人出众的城市规划的确值得深究。

哈拉帕人在城市中心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浴缸，表现出他们对清洁的尊崇。此外，每家每户都装有一个浴台，备淋浴之需。厕所同浴台区的外墙相连，第一个现代浴室已经呼之欲出了。厕所装有一个砖砌或木制的座圈，能够为长时间的思考创造舒适条件。厕所中的粪便经由斜槽流入街道的排水沟中。鉴于某些斜槽没能完全延伸到下水道那儿，其气味想必令人作呕。如果房屋建于道路后面，则斜槽中的水先排入桶或粪坑

中，然后进入下水道。

克里特岛

早期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们过着一种富庶、奢侈和精致唯美的生活。精致的黄金面具和精美的女性时髦用品表明，这是一个崇尚日常生活的美学和享乐的社会。

伟大的国王米诺斯（Minos）主持修建的克诺索斯宫（Knossos）典型地体现了该岛的奢华氛围。克诺索斯宫是一座巨大的宫殿，其房间多于1400个。绘画、圆柱型楼梯、庭院和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为宫殿增色不少，但它还有一个远比精美装饰来得重要的物件：冲水马桶。克诺索斯宫的供水系统由一系列巧妙地连接起来的锥形赤陶管组成。屋顶的一个盘状器皿收集雨水供给管道。由于管道的独特形状，水的流速得以减缓，从而不会溢出管道。管道中的水用于宫殿的浴室和厕所，以一种类似现代冲水马桶的方式冲洗厕所。一个木制的座圈盖在开口处。克诺索斯宫的马桶在当时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装置，它确保了克里特岛人在美学上的完整性，不会因其嗅觉上的难闻而破坏了感官上的整体美。

特洛伊

古城特洛伊，美艳绝伦的海伦的故乡，在海伦同时代的人眼中并非因特洛伊木马闻名，而是以其卫生习惯著称。19世纪末期统领美国骑兵的约翰·伯尔克上尉（Captain John G. Bourke）在旅居美国土著生活区时充当了一个业余的人类学家。他撰写了一部关于粪便在西方和非西方文化中扮演的历史角色的令人着迷的书。在《世界各国的粪石学习俗》（*Scatologic Rites of All Nations*）一书中，伯尔克上尉

对古人的习俗进行了评述，并记录道：公元前 1200 年，特洛伊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便。

埃及人

埃及人在推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效力甚微。他们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位于泰勒阿马尔奈（Tel-el-Amarna）的阿肯那顿城（Akhenaton）。那是一座可追溯到公元前 14 世纪的高官官邸，其厕所建于浴室后墙的凹进处。厕所的座圈由石灰石构成，状似一个锁眼，同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厕所有些相像。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 484—425 年），不仅就希腊发生的政治事件，而且对同时代各种文化的生活作风，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希罗多德穷其一生，穿越了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旅居埃及期间，希罗多德将埃及人的日常习惯描述为不可思议和令人困惑的。在其《历史》（*Histories*）选段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埃及之行：

埃及人发展了一套自成一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同别人背道而驰的风俗习惯：他们中女人出没于市场做生意，男性则待在家中从事纺织；……男人将重物置于头顶，女性则担在肩上；妇女站着方便，男人们则蹲下进行排泄；他们在屋子里放松自己，不在街道上进餐，并宣称这么做的理由是那些有失体面却又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应该私底下做，合乎体统的问题则可以公开解决。

古埃及的法老们相信自己是神灵的嫡系后裔。作为终有一死的人类与天堂之间的桥梁，法老有义务通过安邦治国帮助臣民获得通往来世入场券。干旱、疾病和自然灾害等都对他们的神性地位及维护其权势的

能力构成了挑战。要使他人确信自己的优先地位，法老们必须拥有强大的领导特质，且时常得到命运之垂青。据雷金纳德·雷诺兹（Reginald Reynolds）所言，其中一个法老（具体哪位不得而知）认为身体的自然功能使自己同纯粹的凡人并无二致。为了维护自己的神灵地位，该法老在拂晓之前潜出行宫，趁无人注意时在沙漠中进行排泄。

古埃及人处理人和动物粪便、尸体、牛羊下水及其他垃圾的方法多种多样。大自然提供了清理少量垃圾的一大场所。炙热的沙漠太阳很快就会使置于其光线之下的一切发生分解。很多人将动物尸体、收集起来的垃圾，甚至无人收养的婴孩丢弃到沙漠的边缘地带。还有的人把垃圾全数倒入河中。自然清洁工的存在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因为鸟类、狗和猫等往往徘徊在未加铺砌的街道，吞食目光所及的一切。艺术作品对这些清洁工进行过栩栩如生的描绘，但应该对其中一种给予特别的关注——屎壳郎（学名蜣螂——译者注）。

埃及人对屎壳郎怀有敬畏之情。这一时期的陶器、绘画和珠宝上都可以找到它。屎壳郎的形象被认为是一种护身符，能够避邪、给主人带来好运。有趣的是，事实上屎壳郎完成的是一项令人作呕、却又十分重要的任务。该虫四处寻觅粪便，见到后围绕它滚动身体，直到粪便摊开很大一块区域。屎壳郎充当了农夫的助手，帮助农夫给土地施肥。罗歇·亨利·格兰特（Roger-Henri Guerrand）在《大地》（*Les Lieux*）一书中提出，屎壳郎本身的形状就酷似一团粪便。会不会是古埃及人在膜拜粪便呢？屎壳郎和粪便显然帮了埃及人的大忙。

希罗多德在埃及旅途中，曾记录埃及的一位国王阿玛西斯（Amasis）有一个金脚盆，用来洗脚及收集呕吐物和尿液。为了使臣民相信自己的神圣地位，阿玛西斯私下将脚盆变成了一个圣物。当臣民们将其当做神灵来顶礼膜拜时，他便昭示该脚盆为自己所有。基于崇拜脚盆等于崇拜自己的逻辑，阿玛西斯宣称自己是位神明。

希伯来人

古摩押人（Moabites）部落是希伯来人的远亲，但他们同希伯来人迥然不同。摩押人崇拜好几个神，他们开创了某些稀奇古怪的仪式和做法。摩押人礼拜的神灵当中有一位叫做贝尔·菲戈（Bel-Phegor, Belphegor，意为忘情，是《圣经》中规定的人的七宗原罪之一），粪便之神——通常出现于农业社会的一位神。想对贝尔·菲戈进贡的朝拜者会在神坛前面宽衣解带、进行大小便。

摩押人的西提姆城（Shittim——英语中shit有大便、粪便之意。——译者注）（一个极为贴切的名字）可能曾发生过一场血腥的屠杀。摩押人的皇帝伊矶伦（Eglon）身体肥硕无比。有一天，伊矶伦正端坐在马桶上与臣民以笏（Ehud）闲谈。突然，以笏跳将起来，用一把匕首刺进了伊矶伦的腹部。匕首完全嵌入其中，无法取出。伊矶伦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

上帝规定了地面的清洁规则，在《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中，他对自己的追随者希伯来人作出了指示：“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

谨从上帝对整洁环境的要求，很多犹太家庭都备有原始的厕所。人们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个来自铁器时代末期的石制马桶座圈，其下连着一个6英寸大小的洞口。希伯来人对卫生推崇之至，对厕所也极为关注。（按照雷金纳德·雷诺兹的说法，在以后的历史中，从16世纪开始，犹太人把厕所称为“荣誉之屋”。）耶路撒冷城的西南侧有一座门，上面标示着可倾倒垃圾、然后随着塞德龙河漂向远方的区域。它被贴切地命名为“粪门”。慵懒的市民开始把城中其他区域当做公用粪堆，无视于自己在亵渎神明这一事实。粪堆的规模增大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虔诚之士确信，粪堆代表了一个人在地狱中可能遭受的折磨。早期的基督

徒误将臭名昭著的粪堆想像成犹太人膜拜撒旦时成堆的牺牲品。

据19世纪一位圣地的旅行者所言，犹太法学家们认为厕所是不洁灵魂的栖身之所。使用“荣誉之屋”的时候必须小心不能吸气，因为幽灵可能侵入人体、引发疾病。

古希腊人

希腊人在政治和哲学方面可能是独树一帜的，但城市卫生等世俗事务在他们那里并未占据优先地位。同其他地中海国家的贸易使古希腊人交友广阔。毋庸置疑，他们从异邦文化中吸纳了不少元素，也传达了不少自己的理念。举例说来，希腊时期科洛什人（Koros）的雕像看起来疑似埃及的神灵和法老雕塑。这两个民族的卫生系统也颇为相像。希腊城的上层公民普里耶涅（Priene）使用的厕所类似埃及高级官员所用的。

然而，雅典人对美的推崇使他们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对希腊人来说，美随处可见。普卢塔克（Plutarch）曾经断言，如果一个罪人外形俊俏，神便可能宽恕他。美的理念甚至在古希腊的锡巴里斯城（Sybaris）的夜壶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锡巴里斯的公民以骄奢淫逸、懒惰成性以及卖弄炫耀的作风闻名。由于慵懒，锡巴里斯人被认为是夜壶的发明者。离开房屋进行小便显然过于繁琐。锡巴里斯人对装饰华美的尿壶如此迷恋，以至于宴会和旅行时都随身携带着它。

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

伊特拉斯坎人于公元前7世纪在意大利中部扎下根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希腊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罗马帝国的兴盛使得伊特拉斯坎人相形见绌，他们最终被吸纳到罗马帝国之中。尽管其存在只是昙花一现，伊特拉斯坎人却对罗马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希腊的哲学和艺术通过伊

特拉斯坎人成为了罗马文明的根基。至于卫生方面，伊特拉斯坎人给罗马人留下了那个时期最为宏伟的下水道：马克西姆下水道（the Cloaca Maxima）。

基督诞生前 6 个世纪，伊特拉斯坎人挖掘了排入台伯河（the Tiber River）的污水沟。塔尔圭尼斯·斯佩比斯（Tarquinius Sperbus，公元前 534—510 年），短命的伊特鲁里亚王国极盛时期的统治者，建造了古代规模最大的下水道。马克西姆下水道宽度超过 16 英尺，尔后又为罗马人扩建。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y，公元 23—79 年）将其誉为罗马“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下水道的 7 个分支流经城市街道，最终汇入主道马克西姆下水道。暴风雨来临时，下水道被流水的巨大冲力清洗干净。直至建成 2500 年后，该下水道在现代罗马仍在投入使用。

罗马人

罗马的下水道在城市中纵横交错，在注入台伯河之前它们都流进了宏大的马克西姆下水道。罪犯被迫去清洗污水道。但并非所有公民都能享用卫生系统之便。只有少数特权家庭能申请许可证、同城市下水道建立连接。罗马官员出售的许可证价格不菲，因而只为富庶人家所有。

从公众与下水道的有限联系来看，罗马赋予下水道的价值显而易见。著名的政治家阿格里帕（Agrippa，公元前 63—12 年）最为形象地表达了罗马人对卫生系统的痴迷。据记载，流入罗马广场和阿文丁山（Aventine）临近地区的马克西姆下水道大到足以容纳一辆装满干草的四轮马车。公元前 33 年清洁下水道时，阿格里帕决定考查一下它的界线。作为罗马的营造官（古罗马维持城市治安、监督公共工程和粮食供应以及提供公共娱乐的官吏——译者注），他乘坐一叶扁舟游历了浩大污水

道的全程，以监督清洁工作。

下水道的存在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大众的生活产生了影响。生老病死都在下水道系统宽广的荫底下发生，它成了罗马妇女常去遗弃多余婴儿的地方。得以幸存的孩子都为不育女子所收养。这些妇女将婴儿带回家中，作为自己的孩子呈献给她们的丈夫。

死亡与下水道的主题曲也在罗马监狱中演奏着。马梅尔蒂尼地下监狱（Mamertine Prison）有通往马克西姆下水道的捷径。罪犯们遭到酷刑、被处决后，就顺手被扔进下水道。

公元前52年，高卢人的领袖维钦托列（Vercingetorix）兵败后被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带回了罗马。尤利乌斯·恺撒6年后向维钦托列展示了自己的凯旋仪式。高卢人遭到处决，且很可能就是被扔到了臭水沟中。

圣·彼得（St. Peter）在被困马梅尔蒂尼监狱期间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无水对其狱友进行洗礼的情况下，据说他使牢房下水道中冒出了一股泉水。

罗马下水道本身还不足以治理人类粪便的堆积。夜壶、粪坑和公共厕所也为相对整洁的城市尽力不少。公路和街道两侧都放有被称做加斯塔（gastrea）的瓶子，供路人小便之用。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和其他罗马文人对皇帝们稀奇古怪的生活作了编年史性质的记录。尼禄（Nero）的疯狂错乱、卡利古拉（Caligula）的骄奢淫逸，以及提比略（Tiberius）的惨无人道都有详细记载。然而康茂德（Commodus，公元161—192年）的古怪行为则鲜为人知。据说，康茂德设计了一件以其名字命名的家具。以他对体液的热衷，制作一个柜子来存放器具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粪石学习俗》中，约翰·伯尔克记录道，康茂德据说是以人的粪便为食。

另一位不知名的罗马皇帝则被归入那些死于厕中的名人之列。埃略加伯卢斯（Heliogabalus），也被称做埃拉加伯卢斯（Elagabalus），于公元204—222年间统治罗马。他在入厕之时驾崩了，尸首被扔进厕所下方

的粪坑中。

担负不起费用而无法同下水道建立连接的罗马家庭则依赖公厕。不论简易粗糙，还是奢华舒适，公厕都同罗马的浴室一样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罗马人善于交际，付一点钱，人们便可以在公厕中聚集起来，从事自然行为、同邻里四舍闲话家常。在盥洗室里，筹划聚会，议论政治，接洽生意。到公元315年为止，罗马城的公厕据说已经超过140个。

发现于罗马城外侧的奥斯蒂亚(Ostia)的古代公厕遗址显然没有反映出这座曾一度被大肆装帧的建筑的风采。这座公厕建于2000年前，其座圈都由大理石制成，上面刻有精致的海豚图案，将各个座圈区分开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主顾们的隐私。地板上装饰着马赛克，描绘着罗马人的生活场景。墙壁上画有众神像，以避免闲人乱画，因为毁损神像在罗马法中被视为重罪。

卫生设备却不像公厕外观那么雅致。座圈前方的沟中含有流动水和逆流出来的粪便。置于公厕前方的桶内装着木棍，棍子末端连着海绵。顾客们用海绵擦拭自己，尔后放回原处给下一个人使用。许多公厕中座圈内的水流入下方的沟里，前方的渠道仅用来浸湿海绵。

夜壶，或者简易的土罐，成了普通人首选的卫生设备。使用之后，罐子被倒入公用粪坑中或者直接从窗户扔到街上。夜里，城里雇用的工人会来清洗粪坑，用四轮车子运走。

自命不凡的罗马人购置由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和奇珍异宝制成的器皿来纵容自己的屁股。亚历山大的圣克雷芒(St. Clement of Alexandria)强烈谴责1世纪期间富人们的暴饮暴食。他呼吁人们特别注意那些拥有豪华夜壶的人群。

西赛罗(Cicero)对夜壶业持有独特的见解。他对那些宣称能通过气味鉴别便壶产自科林斯(Corinth)哪一家工场的行家们的品位提出了质疑。